

民国三部曲之一 中国大袍哥

范哈儿 传奇



四川人民出版社

范哈儿传奇

●蒋光明 杨平章●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年·成都

(川)新登字 001 号

特约编辑:张 山

责任编辑:温 洁

封面设计:刘良伟

中国大袍哥——范哈儿传奇

蒋光明 杨平章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省卫干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mm 1/32 印张 8 插页 4 字数 150 千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2587-4/K·383

印数:1-15000

定价:7.50 元

序

席文举

最能给人们以激励和启示的是历史，最能使人认识真理，吸取经验教训的是历史，最容易被人遗忘的也是历史。

近两年来，川北奇人范绍增将军的传奇经历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我想，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一生曲曲折折的传奇经历，而在于这些传奇故事中纷繁复杂的人物形象，更在于这些故事所展示的那个时代的风土人情和丰富浩繁的历史画面。

范绍增将军一生经历了清末、民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及文化大革命，涉足了绿林、袍哥、帮会、军阀、官宦等等世面，实非一般乡野匪佬。他不但有勇有谋，还有豪侠、幽默的一面。他既“围剿”红军，又奋勇抗击日寇，最后顺应时代潮流，弃暗投明，率部起义，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

真实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这是本书的一个鲜明特色，

也是作家最重要的追求。本书虽是历史传记，但可以说是用“史笔”来写作，这是颇不易的。据两位作家蒋光明、杨平章介绍，为写此书，他们走访了不少人士，查阅了不少史料，在占有大量的史料后，他们大胆地将历史的真实搬进了书中，书中大部分内容，都是真实可信的，大部分的人物姓名都是真实的。这样，增加了“史”的可信性和作品的时代感；反映了历史的某些本质方面。我以为，这种尊重历史的艺术作风是值得肯定的。

写人，写出在真实的历史环境里的活动的人物，这是该书的又一艺术特色，纵观全书，历史人物众多，但是主要人物的鲜明个性却是把握住了的。追求性格的多侧面，也就写活了人物，表现了作家在创作上的美学理想，显示了人物的审美价值。

通俗，是本书的又一艺术特色，这里，我特意标明“通俗”二字，是因为这个美好的字眼近年来莫名其妙地被误解了。文学作品的创造，就是给人看，给尽可能多的人看的。本书力求作品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追求情节的曲折性。他们大胆地选择了传统的章回体小说这一深受读者喜爱的形式，精心安排情节，设置层层悬念，努力挖掘题材本身蕴藏的传奇色彩，这种探索应该值得大力提倡和支持。

想说的话似乎还很多，为节省笔墨和时间，以便读者能早看正文，就此打住。

一九九四年岁末于成都

目 录

-
- 第一回 小袍哥忤逆犯上定死罪
老舵爷含血喷天埋亲孙…………… (1)
- 第二回 当土匪投奔张佐林
让防地初识刘伯承…………… (7)
- 第三回 祝大寿负荆请罪
了夙愿爷孙修和…………… (22)
- 第四回 惩恶徒枪杀伍千人
寻恩人报答巴掌情…………… (28)
- 第五回 主正义船中受辱
惩洋人夔门复仇…………… (41)
- 第六回 范大哥险遭不幸
贺老弟自杀身亡…………… (53)
- 第七回 吃败仗欲倒杨森
烧冷灶恭迎玉帅…………… (69)

- 第八回 倒杨森 哈儿陷万县
遭惨败 无奈投刘湘 (76)
- 第九回 打达县 神兵遭歼灭
王维舟 义释范楠煊 (86)
- 第十回 吃败仗险被撤职
范哈儿密谋反刘 (94)
- 第十一回 刘伯承引兵退关口
范哈儿鸣枪送红军 (101)
- 第十二回 侯专员禁烟丧命
范哈儿报复杀人 (107)
- 第十三回 刘文辉送巨款欲倒刘湘
范哈儿将计就计走上海 (117)
- 第十四回 烧纸币轰动大上海
济难民巧骗老父亲 (126)
- 第十五回 杜月笙欲倒黄金荣
范哈儿趁势建益社 (135)
- 第十六回 蒋介石急电召见
范哈儿奉命进谒 (147)
- 第十七回 范哈儿智取秘密信
蒋介石大怒演杀机 (157)
- 第十八回 蒋介石诱计杀韩
刘甫澄惊恐万分 (169)
- 第十九回 蒋介石真戏假唱
刘甫澄假死真亡 (177)

- 第二十回 刘小姐含怨遭毒手
范哈儿怒杀五姨太…………… (181)
- 第二十一回 抵房产购置精良武器
抗倭寇荣立特等战功…………… (191)
- 第二十二回 哈儿失意回重庆
如鱼得水捞好处…………… (199)
- 第二十三回 蒋介石怒杀程泽润
众袍哥秘谋举反旗…………… (206)
- 第二十四回 刘伯承密促组军
蒋介石怒批免议…………… (211)
- 第二十五回 蒋介石临危授命
挺进军终于出笼…………… (217)
- 第二十六回 蒋介石下令搞破坏
范绍增抗旨保家乡…………… (221)
- 第二十七回 救同志舍身忘死
范哈儿夜袭监狱…………… (226)
- 第二十八回 柏副总阴谋设陷阱
杨督导督战遭逮捕…………… (231)
- 第二十九回 弃黑暗迎接解放
投光明争取新生…………… (236)
- 尾 声…………… (242)

第一回 小袍哥忤逆犯上定死罪

老舵爷含血喷天埋亲孙

话说清末宣统元年五月十三日，“磨刀会”这天，川东大竹县清河镇大街小巷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关帝庙内外更是挤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原来是清河镇局司（镇长）、袍哥龙头大爷范积德按袍哥规矩，开堂议事，审判小袍哥、他的亲孙子范哈儿忤逆犯上的罪行。

香堂正中，坐着已年约六旬、仪态威严的范局司，两旁坐着袍哥本香堂的副山主、香长、刑堂等头面人物。

在这一千人面前，跪着一个五花大绑、顽固执傲的“范哈儿”——范海廷。

此刻，只见执掌袍哥刑法的刑堂大爷面色愠怒对范哈儿喝道：“你身为袍哥兄弟，无视邦规，毒打祖父，忤逆犯上，败坏家风、帮风，天地不容，不除不足平民愤。按帮规，范海廷当以杀头谢罪！来人，拉下去！”随着几声令人心紧的吆喝声，几个彪形大汉，手持鬼头大刀，押着五花大绑的范哈

儿，向官山走去。

这时的官山，人头攒动、拥挤不堪。人们只见阴阳和尚、道士、巫师、仙娘，跑上忙下，一片乌烟瘴气。有的看地，有的拜天，有的烧香，有的化纸，有的掐指，有的卜卦，口里念念有词。霎时间，阴天蔽日，天昏地暗，整个官山笼罩在阴森恐怖的气氛之中。

午时三刻。忽听三声炮响，紧接着在沉闷的鼓乐声和撕心的恸哭声中，范局司脸色木然地在袍哥大爷、二爷、三爷、五爷、六爷、七爷、八爷、幺大“八大金刚”的簇拥之下，缓缓登上了“神台”。默默地注视着台下五花大绑的范哈儿。范哈儿见势不妙，“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不住地叩头求饶：

“爷爷，你饶了我吧！我是你的孙子哈儿呀！爷爷，你就饶了我这一回吧！爷爷……”

范局司心里像是被谁猛刺一刀，汨汨地滴着血，双眼有些模糊起来：

“孩子呵孩子，从你出世之日起，爷爷无时无刻不希望你好好做人，早日成龙，光宗耀祖，谁知你……哎！”想到这里，范局司心中一阵绞痛。

范哈儿母子不停地在大青石板上叩头求饶，额头在坚硬的石板上撞出一个个青包，青石上隐隐残留缕缕血丝，范局司目睹这副惨状，心里一阵酸楚，心想就饶了哈儿这一回。可是，当这个念头刚刚出现，另一个念头就像恶梦紧紧地纠缠着他：哈儿他身为袍哥弟兄，小小年纪，竟以下犯上，目无帮规，我身为局司，清河地区袍哥总舵爷，倘若这回饶了他，

那些袍哥们该怎么看，我这个总舵爷还能有脸当下去吗？这清河场还有我的立足之地吗？不！不能这样！我范积德一生的心血不能前功尽弃！怪只能怪哈儿这个不争气的东西，自己惹的祸事只能自己去承担了。

“神台”上，范局司燃起三柱香，烧上两叠纸钱，端上一盅酒，仰对苍天，席地而跪，长声呼号：

“苍天呵苍天，祖宗呵祖宗！我范积德家教不严，至使哈儿犯罪，有辱祖宗。事到如今，无法挽留，我只好让他去了！”

范局司站起身来，将酒杯猛地往地下一抛，头也不抬地：“送哈儿上路。”

凄厉的牛角号响了，十几个蒙面“刽子手”七手八脚地将范哈儿装进一个事先备好的竹笼里，放进早已挖好的土坑，几十把铁铲不停地向坑内填着泥土……

范哈儿到底犯了何罪？惹得范积德这般恼怒，要活埋自己的孙子，在此得罗嗦几句。

范哈儿十二三岁就长得身高体胖，五大三粗。范积德为了让他早日成龙，便暗地利用职权将他拉进袍哥组织进行栽培。当时，清河镇以范积德为首的袍哥组织，人数多，势力大，活跃于市，大摆赌场，赌风甚盛，范积德为此刮了不少钱财。不料，赌风把正在读私塾的范哈儿卷进了赌场。他多次看见爷爷、父亲、叔伯和其他一些袍哥弟兄，一夜之间就发了财，因而自己也无心读书，便时常在赌场里鬼混起来。起初他看人家赌，后来就亲自去赌。他手气不错，第一次就赢了人家 1000 块银元。越是输越不服输，越是赢越是想赢，这

是所有赌鬼共同的心态。贪心的小哈儿这回赢了，当然不满足，他心想，赌钱这有什么难的？不赌不说，一赌我就赢了人家这么多钱。这玩意搞得，比读书好得多。读书认不得字，还挨先生的板子，赌钱不仅不挨打，反而还可赢钱。对，书读不读莫关系，将这千块钱作头钱，再赢它个三五几千、十万八万，到那时，买几百亩田土，修几座洋房，讨几房老婆，再请几个丫头，把爷爷、父亲、母亲请到我家养老……

范哈儿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去做的。谁知事与愿违，仅仅一个晚上，不仅把老本输掉，而且还欠下人家三千块大洋。他想赖账，人家不依，便脱他衣服裤子到范积德处告状。范积德咋说？赌场是他开的，规矩是他兴的。范积德只好替哈儿还账。待讨账人走后，范积德将哈儿痛打了一顿。哈儿皮嫩骨软，哪经得起打，他开始咬着牙忍受，后来忍不住了，只好叩头求饶。谁知范积德为了让哈儿汲取深刻教训，在哈儿的屁股上多打了几板子，惹火了倔强的哈儿，便据力反抗，夺过板子，失手将爷爷的左眼打伤，范积德恼羞成怒，便以清河镇局司袍哥总舵爷身份，按袍哥帮规，活埋范哈儿。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回头再说活埋范哈儿的情形。人们只见一铲铲泥土往尸坑里填，往装着范哈儿的竹笼上垒。站在尸坑旁的哈儿他娘惨不忍睹，一步跳进尸坑，将身体扑在竹笼上哭喊道：

“哈儿，我的儿呵——！”

“娘！救救我吧——！”

“孩子，当娘的救不了你呀！”

“那……你就让我走了吧！”

“我的儿啦——！让我和你一起走吧——！”

“刽子手”们停了手脚，眼望着范积德，袍哥众弟兄一齐向范积德下跪：

“大爷，你就饶了哈儿这一回吧！”

范积德看了看坑内的哈儿母子，又看了看跪在自己面前的众位弟兄，厉声喝道：

“庇护死囚，与犯同罪。”

“刽子手”们无可奈何，只好执行命令。

哈儿他娘被拖出尸坑，只见泥土淹过哈儿的双肩，慢慢地淹过哈儿的头顶。哈儿娘惨叫一声，一头昏厥过去。

此时的官山阵阵西北风吹过，那魂幡发出噼噼叭叭的声响。几只乌鸦盘旋在空中，久久不肯散去……

夜，像一件黑色的长袍慢慢地将官山笼罩。突然，通往官山的小路上出现了两个急匆匆的黑影，两个黑影蹑手蹑脚地来到地面上垒起的馒头似的坟堆，一个女人抑郁的哭声隐隐传来，只听另一个黑影“嘘”了一声后，那女人的哭声嘎然而止。两个黑影迅速刨开坟墓，掏出竹笼，从笼中拉出一个黑影：“哈儿，你醒醒。”

说到此处，有人会问：“呃，埋了半天时间，那哈儿还会活着吗？”在此必须交待清楚。原来是这样的：范哈儿的父亲范先吉不忍心儿子小小年纪就被活埋，但又深知父亲范积德的为人处事，向他求情等于白费功夫，于是便事先买通了几个“刽子手”，当泥土垒过哈儿的头顶之时，就迅速插上一根

魂幡。那挑幡的竹竿事先通节，从表土一直插进装人的竹笼，使其透气。这样，只要被埋的时间不长，就不会危及性命。

却说范哈儿死里逃生，母子抱头痛哭。

哈儿的父亲焦急地递过包袱，对哈儿说道：“哈儿，当爹妈的只救得了你的命，却保不了你的身呵！这包袱里是你的衣物和银钱，你带上它，各自逃条生路吧！”

哈儿“咚”地一声跪在地上，泣不成声：

“父母大人，此一去，不混个人样，哈儿我绝不回家见双亲！”

说罢，他接过包袱，擦干泪水，很快地消失在夜幕之中。

欲知范哈儿逃往何处谋生，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当土匪投奔张佐林 让防地初识刘伯承

话说大竹、达县、渠县三县交界之处，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可说是鸦片、烟叶、蓼蓝、黄花的盛产之地，因而有人称之为“金三角”。此处有一集镇名曰“百灵口”。此镇正是渠江、嘉陵江汇集地，来去船只，成千上万，往返客商，数不胜数。沿江而上，可达通（江）、南（江）、巴（州）、达（县）、宣（汉）、万（源）等五州八县；顺流而下，可到广安、合川、重庆直至南京、上海。无论是由上往下运药材、竹器、兽皮、鸡、鸭蛋，还是由下往上运盐巴、百货、布匹、烟酒、糖，这里都是必经之地。上下转运，忙忙碌碌，热闹非常，因而亦有“小重庆”之称。

却说这百灵口临江一侧，有一大赌场，当地袍哥，过往客商，地方豪绅，往来船帮，三教九流，进进出出，常来常往，生意十分兴隆。这赌场老板颇有权势，这“金三角”一带的大政小事全由他说了算。凡过往客商，去来船只必须

“自愿”送礼。有钱送钱，无钱送货。若不知此“规矩”和不愿“送礼”者，这老板只需嘴一动，手一挥，一帮持枪的弟兄伙立即出动，船货、人一并扣押。这老板为何这般凶险？因为一则这邻近三县警备大队均被他买通，若上面派兵围剿，警备大队里自然有人事先通风报信，他就率部潜至大巴山腹地，待上面人马撤离，他又率部杀回原地。二则他手下有弟兄伙七、八百名，长短枪五、六百条，心狠手辣，且个个都是神枪手。此乃何人？他就是远近闻名的袍哥大爷、土匪头子张佐林。

一天，张佐林带领众弟兄吃酒席回来，正坐在“太师椅”上闭目养神，一个弟兄慌忙跑到张佐林面前，席地而跪：“报告大爷，外面有个年轻人说要见你！”

张佐林正昏昏欲睡，只见他肥胖的身体在太师椅上艰难地挪动了两下，又睡着了。

“大爷！大爷！”那弟兄放大了声音。

“嗯！”张佐林那肥大的蒜头鼻子里挤出了一点声音。

“报告大爷，外面有个年轻人要见你！”

“不见！”张佐林那肥厚的嘴唇终于启动。

“他说非见你不可。”

“难道他不想活了。”张佐林凶狠地一瞪眼睛，那弟兄吓得一哆嗦。

“张大爷，这样作未免太不仗义了吧？”

张佐林一惊，抬眼一看，一个五大三粗、腰阔背圆的年轻人，像座铁塔矗立在面前。

“有话跪下说。”张佐林微微闭上眼睛，有气无力地来了个“软中带硬”。

“跪下！”左右保镖对那年轻人怒喝道。

“告辞了！”那年轻人突然转身就走。

“慢！”张佐林的声音突然升高了八度：

“既然来了，何必又走？”

“明说，我是来当头儿的，不是来下跪的！”

一句响当当的话，使张佐林受到震动：“来当头儿的？！”

“不错！像我爷爷一样，一有权，二有钱。”

“你爷爷是谁？”

“清河镇袍哥大爷范积德。”

“呵！你就是被活埋的……”

“范哈儿！”

“啊，鬼呀——！”张佐林早听说范哈儿是被活埋了的，而今又活生生地站在眼前。他被吓得魂不附体，翻身站起，拔腿要逃。

“往哪里跑，太不懂袍哥规矩了嘛！”范哈儿一个箭步冲上去，一把抓住张佐林的衣服，将其按坐在太师椅上。

“你到底是……？”

“范哈儿就是我，我就是范哈儿！”

“你不是被活埋了嘛，咋个又活了？”

“神仙保佑，谁也埋不了我。”范哈儿故弄玄虚。

张佐林越听越玄，心想，这家伙活埋不死，不是有神灵保护，便是星宿下凡，将来定有造化。留下他，必有依靠，口